

魔女江湖

上册

金庸著

魔女江湖

金庸 著

上 册

黄河出版社

魔女江湖

金庸 著

下 册

黄河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正云

封面设计：肖海航

封面题字：夏恩灿

魔 女 江 湖

全 庸

黄 河 出 版 社

（济南纬二路 325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 / 32 印张19 字数340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160001—210000册

ISBN 7-80558-132-0

I · 24 定价：7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二十年一场浩劫，如今又到眼前，名门正派人物多遭残杀，为祸之人到底是谁？江湖上出现了一个行动诡秘的美貌少女，人称魔女。魔女与一位江湖异人邂逅相逢，由恨生情，由情生爱，却又好事多磨。酒肉和尚整日沉湎于青楼妓院，心里每时每刻却都在想着称霸武林，毒手牡丹下毒惨绝人寰，疗毒又是国手……故事一波三折，情节怪而不诞，武打场面紧张激烈，独辟蹊径，扣人心弦。写爱至性至情，写恨刻骨铭心，写生潇洒飘逸，写死辉煌自然。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，无一不得到了深刻的描写与表现。此书的出版定会得到海内外读者的青睐。

目 录

●上部●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卜阴阳祸起卦摊 |
| 第二章 | 湘君追风十八剑 |
| 第三章 | 当死不死易大经 |
| 第四章 | 无泪涕泪女侠 |
| 第五章 | 八卦无穴图 |
| 第六章 | 魔女芳心 |
| 第七章 | 毒手牡丹 |
| 第八章 | 洞箫一曲梦千里 |

目 录

●下部●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九章 | 文侠戏武林 |
| 第十章 | 多情却遇无情手 |
| 第十一章 | 长干行 |
| 第十二章 | 江中有帮邪亦正 |
| 第十三章 | 酒肉和尚青楼客 |
| 第十四章 | 黑森林 |
| 第十五章 | 杀手书生 |
| 第十六章 | 金山会罢尽无缘 |

第一章 卜阴阳祸起卦摊

若是卖桃的说桃酸，顾客定然掉头就走；若是卖杏的说杏烂，也定然没人敢光顾。那么，若是一个凭着一张巧嘴、利舌讨生活的算命打卦的游方相士，公然声称自己不晓阴阳，不通地理，不能使人免灾避祸，不会教人趋吉避凶，那么，此君的这个饭碗，还能端得下去么？

天下当真有这等傻子？

有。

谁？

易大经。

易大经就是个专门跑江湖算命打卦的相士。他那样子像四十出头，一张刀条脸又瘦又黄。整日里没精打彩，一副睡不醒的样子。几根山羊胡子也如那面色般瘦而黄，

疏疏地耷拉着。两片嘴唇虽薄，却又闭的时候多，张的时候少，既不能将活人说死，又不能把死人说活；既不能将三生石上旧精灵说得恩断义绝，又不能把苦怨家化解成一对双飞鸳鸯。这且不算，更奇的是他那三尺长的白布幌子上，赫然写着五个碗口大的字：

“十卦九不准”

人们之所以算卦相面，总是遇到了急难，或是自个儿有了排解不了的心事，或者虽是样样遂心，事事如意，而仍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，时不时地在威胁着自己，以借游方相士之口，求得解脱与安慰。犹如病者寻医问诊一般，若是医家公然打出什么“十治九不活”之类的招牌，岂不将病者活活吓死？

然而易大经相面打卦这碗饭，还是吃得牢稳。虽说饱一顿饥一顿，可他老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生性耿直不惯逢迎，脑筋死板不善钻营，平生只爱读一部《易经》。诸君，你道这《易经》有何妙处？据传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孔子作十翼，实古圣先哲智慧之结晶。书中精义，研寻人生之奥秘，探讨天道之莫测，嬴政以其指示迷津，得逃秦火；今人更信一饮一啄，故以其占卜吉凶，批却导窍。当初孔老夫子是依了《易经》的原理，拿了五十株草棒儿卜筮，如今换成了竹签，签头还雕了花儿，更加讲究，也更加墩实了。易大经此名也仿佛就是注定吃这碗饭的，他这把身子骨，双手只拿得起五十根竹签，不干这个，还能做甚？加之他是游方相士，不常

在一处设卦摊，算准算不准的，三两日之内扯了幌子走人，避了许多的麻烦，倒也混得温饱。

这一日在桃花镇，日出三竿，街道上熙来攘往，赶集的人已是多了起来。紧挨着易大经一左一右两个卦摊，左边那位幌子上写着“李铁口”，右边那位幌子上写着“刘半仙”，越发将易大经幌子上“十卦九不准”比得刺人眼目。“李铁口”与“刘半仙”都已开始接客，嘴角涌出唾沫星儿来。唯独易大经门可罗雀，独自坐着打盹。头上又脏又旧的葛布方巾落了一只苍蝇，旁若无人地爬爬嗅嗅，嗅嗅爬爬，须臾竟落到他的黄胡子上，悠然自得地抓住他的胡子荡起了秋千。易大经却浑然不觉，依旧酣睡如常。

忽一滴水冷冰冰地落在他耳朵上，竟然打得易大经耳垂子生疼。易大经耳朵摇了摇，暗忖：“下雨了？下冰雹了？”不由得睁开眼睛，一看天上艳阳高照，不知哪来雨水？惊愕之间却见面前站着一个清秀少女，那水珠正是她眼中泪珠。易大经暗惊：这少女何等身手，竟能以泪珠击人，使人疼痛？正想着，又见那少女又一滴泪珠从秀目中滚出，居高临下，正对准自己头顶。易大经本能地将头一偏，那泪落在肩头肩峰连线中点的肩井穴上，竟一阵微微酸麻！

易大经不识少女路数，见她滴泪伤人，不由暗暗心惊。岂知那少女心中更是凛然：瞧面前这江湖相士，面目寡瘦，目光萎顿，看来丝毫不会武功；可是凭着自己

以内力迫出的两滴泪珠，击在人身大穴之一的肩井穴上，竟然伤他不得！

那少女也一时怔住。

易大经惊愕之下，见那少女神色凄戚，楚楚可怜，面露愁云，目盈珠泪，肩头处有血痕浸出罗衣，正应了“倒霉上卦摊”这市井俗语，便以为生意上门，遂问道：

“姑娘，可要相面打卦？”

那少女恚恨地瞪他一眼，竟不答话。

易大经许是这半日尚未遇到一个主顾，饭食尚无着落，心中发急，拉客要紧，便又问道：

“姑娘可要推八字？推八字极需神色宁和，心境恬静。恕小可直言，姑娘面藏黑煞，似是刚经过血光之灾，还是过些时日罢……”

那少女忽然轻启朱唇，冷冷吐出两个字来：“算命。”

“好极，好极。”易大经道，“观姑娘面色，定是问凶吉了？”

“不，”那少女又冷冷说道，“不是替我算命，是算一算你先生自己的命！”

“我？”易大经愕然。

“你。”那少女道，“想先生通阴阳，晓八卦，推得世间凶吉，测得人世祸福，只不知可曾替自己算过命么？”

易大经老实，道：“不曾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那就请先生替自己算一算罢，算一算今

日先生能否躲得血光之灾？”

说着，忽地杏眼圆睁，杀机陡现。

“姑、姑娘真会说笑、笑话，”易大经周身哆嗦了一下，话也结巴了。他惊恐地盯住少女的脸，突然间明白了这存心找碴儿来的少女竟是昨日卦客！只不过昨日她是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，今日成了楚楚动人的大姑娘。

“这不可能，”易大经喃喃自语道，“不可能……”

那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先生，什么不可能呢？是小女子不可能活着吧？”

“不不，从面色上看，姑娘虽是黑煞未退，却已逢凶化吉，避过了血光之灾，”易大经茫然道，“只是小可委实想不透，昨日姑娘问卦，小可依卦象而言，姑娘本应避了这血光之灾的，怎地却又入险地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看了看那少女的肩头，鲜血仍在向罗衫外渗出，道，“莫非姑娘没有依小可之言，避祸正南方么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小女子若非听你之言，岂能如此狼狈！……”

世上的事儿任谁也说它不清！易大经本属与世无争之人，自以为晓天文，知地理，看透了人间纷争，却不料只为多一番口舌，便被卷入一场武林浩劫之中，从此这世上又平添诸多情孽，从不安宁的武林又生出几多波折，几多血雨腥风……

“我这张嘴……”易大经恨恨地揪了揪自己的黄胡子，仿佛这一切都是那几根又瘦又黄的山羊胡子带来的

似的。

时光倒回去十二个时辰，昨天这个时候，当那个衣衫褴褛、眼挂泪痕的少年从卦摊前匆匆而过的时候，神差鬼使，易大经忽然喊住了“他”。

“他”停下了，却又极不情愿。

易大经注意地看了看“他”的面色，道：“相公，卜一卦如何？”

“他”面色一沉，像是受到了愚弄一般，也在易大经的脸上狠狠盯上一眼，转头就走。

“相公”，易大经本非多事之人，眼下却看到那少年印堂发暗，煞气升腾，显然有血光之灾，不知如何便动了侠义心肠，心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便轻声说道，“你前头没路，该停下来，问问道了！”

只见那少年背上一颤，果真停了下来，慢慢回到卦摊前，将身子对着易大经，也不言语，默默地望着他。

易大经一指身后幌子，道：“小可这幌子上有五个字，道是‘十卦九不准’，也就是并非卦卦皆准的意思。为何？宇宙森罗万象，变化莫测；人生机缘际遇，难以逆料，八卦虽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亦无非根据人生必变、所变、不变的大原理，阐明人生知变、应变、适变的大法则，以为君子行为之规范，所以常人卜卦，皆说算命，其实有假，不尽可信。卜卦只能算运，而无法算命。因那命是死的，运是活的，应当做的，就做；不应当做的，就

不做；举手投足之间，或成或败，或福或祸，或吉或凶，所谓一步对，步步顺；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了。相公何不花上几文钱，侥幸碰一碰准头？何况小可自命清高，如以恶事、私欲卜卦，小可也不为。只是偶观相公面色，若是无人指点，恐怕这血光之灾，是实难躲过的了！……”

那少年只听易大经自说自话，也不答腔，半晌，从怀中摸出一块碎银，朝易大经面前一丢，说道：“这是卦金，够么？”

易大经见这少年出手阔绰，与那穿着打扮极不相符，反而一怔，忙道：“相公快请收起。小可定例，卦金十文，实不敢多收的。”

“本相公也有定例，”那少年冷冷说道，“丢出去的钱，是绝不收回的！……不过，本相公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先生将本相公算进了那不准的八卦之中么，哼哼，那后果，请先生自己好生想想罢。”

说话音调柔嫩，语气中却又透出阴辣，易大经不由头冒冷汗。

虽说易大经的幌子上写有“十卦九不准”，其实心中自负得紧，自信不是一般江湖术士者流，靠两片利唇一张利口骗银子的，而是基于自己对《易经》、对八卦的独到见解，十个求卦者之中算准一个，自当易如反掌。加之他无来由地对这少年处境极为怜悯，当下也不答话，便将签桶双手奉于少年面前。

签桶中共有神签五十根，交于少年，然后抽出一根放回签桶，合周易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”之意。再后“分而为二以象两”，“卦一以象三”，“归奇于以象闰”，最后“四营而成易”……

豫卦。

“唔，从卦象上看，尚差强人意，”易大经拈着胡须，摇头晃脑，“《易经》云：豫，利建侯，行师。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想不到相公一孱弱少年，竟胸怀文韬武略！若是带兵打仗，定能割地封侯，所谓利建侯，行师……”

那少年冷冷道：“少灌迷魂汤罢，快说，本相公目下如何？”

“目下？”易大经审慎地凝视了那少年的面色，半晌，说道，“目下，相公定是遇上了急难。相公是否结下了极厉害的仇家？爻辞云：‘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’，一个人夹在石缝中出不来，自然是意料不到的意外事故，正是相公目下处境。然而不要紧，吉人天相，不到一天，自有高人相救，是谓‘贞吉’……”

那少年面色凝重了些，口气也竟和缓，问道：“便如先生所言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避为上策。”

“所避何方？”

易大经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从卦象上看，阴气似乎重了些。相公若要走避，南方为好。南属丙丁火，红色，属

阳，阴阳调和，必能趋吉避凶。”

易大经又顿了一下，道：“小可尚有几句直言相告，‘豫’卦为道德修行的专卦，阐释和乐的原则，可除了‘六三’之外，几乎都不吉祥，小可看相公面上，虽清秀异于常人，只戾气太重，盼能约束自己，好自为之，不要自误误人……”

耳中但听得一声冷笑，易大经一抬头，那少年却早没了踪影。易大经惊愕得张开两片嘴唇合不拢，细一寻思，才悟出今日一定遇上了江湖异人。

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昨日那少年易钗而弁，竟是今日站在自己面前的婷婷少女！

那少女冷冷地盯着他，道：“你先生想来也是惯闯江湖的人，本姑娘昨日倒走了眼了！按照江湖规矩，先生，昨日之事，该如何了断？”

“我，我退回卦金……”

“退回卦金？说得轻巧，吃根灯草！”那少女的脸上浮起了笑意，只是这笑意让阎王爷见了脊梁上也要发冷。那少女侧了头看了看自己的肩头，道，“你先生昨日将本姑娘诱入对头手中，使本姑娘肩头被犁铧咬了一口，流了七七四十九滴血。本姑娘一滴血，要三条人命赔偿，先生，算公道吧？三九二十七，三四十二，总共是一百四十七条人命。事已至此，说不得，只有请先生做这一百四十七个厉鬼中的头一个了！”

“姑……姑娘……”易大经脸色顿时如蜡一般的黄，

声音结巴了。

那少女眼中却又滴下了一滴泪来。易大经刚才被一滴泪击得肩头麻痛，识得厉害，忙退后一步。岂知那少女并无再用泪珠击他的意思，反而面呈凄切，哀哀说道：“先生何苦来！看样子手无缚鸡之力，身无半点武功，何必涉足江湖，充当武林五大门派的走卒？岂不白搭了一条小命！”

“五大门派？”易大经又惊又怕，语无伦次地说，“姑娘误、误会了，小可从、从不知道有什么五、五大门派……”

那少女也不理他，只顾凄凄切切地说自己的话：“不知你先生家在何处？姓甚名谁？家中有无妻儿老小，倚门盼君归？唉，不想这些也罢，可是本姑娘向来心慈手不软，只好打发你先生上路了……”

一只纤纤素手，缓缓举起，那神态，犹似要替易大经挥蚊赶蝇，擦尘抹汗一般。易大经却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向后退，也不见那少女如何动作，只见那柔嫩的小手掌，如影随形，始终罩在自己头顶百会穴上。那百会穴乃人身性命攸关的大穴，易大经亲身试过，那少女的一滴泪珠，尚击得自己肩井穴又麻又疼，何况一只手掌？

手掌离头顶愈来愈近，那少女的面上凄愁之情却又愈来愈盛。易大经如见鬼魅。他想起世上有一种凶恶的鱼，捕食猎物时总要先对着猎物涕泪一番。这鱼的残忍，比刽子手举刀砍人脖颈的刹那间不知凶恶多少倍！……